

于右任的故事 (十五)

于凌波

直軍趁勝長驅入陝

由袁世凱一手創立的北洋軍系，自民國五年袁世凱死後，由馮國璋、段祺瑞繼承為北洋軍領袖，兩人各有數省軍人為之羽翼，各成一系。馮是河北河間人，被稱為直系；段是安徽合肥人，被稱為皖系。直系以英國為外援，皖系以日本為後盾，各自擴張其本身的勢力範圍。

民國六年，馮國璋繼黎元洪為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對於南方的護法政府，馮國璋主張和平解決，段祺瑞主張武力統一，雙方意見不協，時有權力之爭。其後段系之徐樹錚、王揖唐等組織「安福俱樂部」，脅馮氏召開臨時參議院會，修改國會議法，成立「新國會」，於七年九月改選徐世昌為總統，兩系關係更勢如水火。

民國八年十二月馮國璋病逝，直系由資深軍閥、趙恒惕等相結納，以安福系把持國政、積欠軍餉為藉口，通電反對安福系包辦上海和議。到民國九年春，吳佩孚以久成兵疲，請求撤防北歸

，北京政府不准，吳氏遂於九年五月自行自衛撤軍，經漢口、抵鄭州，即在平漢線佈置軍隊，並聯絡直系將領，發表驅除安福系宣言。

段祺瑞召集皖系人物開會，皖系軍事領袖一致主張決戰，段乃呈請徐世昌免去曹錕、吳佩孚之職，至此醞釀已久的直皖之戰終於爆發，七月十四日雙方軍隊在北京附近展開激戰，戰事持續一週，直勝皖敗，段祺瑞通電辭職，安福俱樂部亦被解散。

直系戰勝，北京政府任命曹錕為直、魯、豫三省巡閱使，吳佩孚為三省巡閱副使，吳氏於九年九月率軍進駐洛陽，以洛陽為其駐節練兵之所。

陳樹藩一向依附北洋皖系，如今皖系戰敗，段祺瑞下臺，陳樹藩失去了靠山。陝西地居河南上游，有高屋建瓴之勢，為兵家必爭之地。這時吳佩孚雄據洛陽，逼近關中，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這是吳佩孚必欲驅陳樹藩，拿下陝西的原因。

民國十年六月，吳佩孚以陳不能統一陝局為由，報請北京政府，任命其屬下大將二十師師長閻相文為陝西督軍，以閻治堂兼任二十師師長。

命閻相文率二十師、吳新田之第七師，及馮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兩師一旅之衆，入陝就職。

這時駐陝的部隊，陳樹藩本身有三個混成旅，民國八年入陝援陳的客軍，甘軍、晉軍均已回省，許蘭洲的奉軍也調回東北，直軍第十五混成旅管金聚調回安徽，留在陝西的尚有鎮嵩軍兩萬多人，及直軍第四混成旅張錫元部五千多人。陳樹藩不願就此下臺，思聯絡劉鎮華、張錫元抗拒直軍入關，劉以閻相文係北京政府明令接任，不便抗拒，表示中立。

陳樹藩情勢孤危，仍思孤注一擲，六月十八日陳樹藩通電抗拒閻相文率軍入陝。無奈他的部下不爭氣，為他守潼關的駐軍張丹屏部，見直軍勢強，難以抵擋，他不戰而退，致潼關門戶大開，直軍長驅直入。

陳樹藩率軍迎擊直軍於華陰，廿一日打了一次勝仗，七月四日閻治堂、馮玉祥向陳軍發動總攻擊，戰於省東臨潼、壩橋各地，陳氏敗績，棄城竄走漢中。七月七日閻相文入西安，通電接任陝督。陳樹藩五年餘在陝專橫統治之局，至此結束。

直軍入關，目的是在驅陳，意不在靖國軍，但是靖國軍在渭北，與省城西安僅一衣帶水之隔，直軍即無重起兵戎之意，但爲了統一陝局，則又不能不在靖國軍身上打主意，這是陝西直軍執行吳佩孚的命令，派員脅迫靖國軍各路將領，接受改編的原因。

閻相文入陝接任，直系當局以馮玉祥轉戰功高，八月五日下午將第十六混成旅改編爲第十一師，以馮玉祥陞任師長，兼陝西西區剿匪司令。

胡景翼願接受改編

民國七年八月，于右任就任靖國軍總司令，胡景翼擔任全軍總指揮，他想擴大軍力，發動對陳軍的攻勢，爲李天佐、姜宏模所賣，被陳樹藩執俘，囚於西安督署北花園的一角小樓之上，樓下以武裝警衛守護，樓上人不得下樓。一個馳騁沙場、叱咤風雲的英雄，到了這個境地，可真應了一句西北民諺：「老黃牛掉在井裏——有力無處使」。

于右任後來所寫的「國民軍第二軍軍長河南軍務督辦胡公墓誌銘」中，謂胡：

「幽於署角小樓中，潛心經史，規摹行草，積二年、所學大進，得日記尺許：——」

囚禁胡景翼的小樓中，還有個老革命黨景梅九（定成）與他做伴，景梅九有山西才子之稱，自幼讀書過目不忘，文筆流暢，十七歲進學中秀才，十九歲赴省闈中舉人，經學史學涵養有素，留日肄業日本帝大時，考試始終滿分，即日本同學亦望塵莫及，並寫得一筆與于右任不相上下的

草書，在幽居無俚之中，便與這位自己敬過的學生，健本學堂出身，復入日本成城學校的小老弟，上下古今無所不談，胡臨池時他也時爲指點，兩年之中，確使胡景翼「所學大進」。

八年陝西劃界停戰後，省內情勢緩和下來，九年初，景梅九以文人較胡早數月獲得自由。九年七月直皖之戰，直勝皖敗，陳樹藩以隸屬皖系，惴惴不自安。因爲這時威脅他的已不是盛處渭北的靖國軍，而是虎踞洛陽的吳佩孚。於是在黨人劉守中的運用下，陳樹藩釋放了胡景翼——事實上陳也想藉胡以自重，用來對付直系。

胡景翼在小樓上被「優待」了兩年，學問方面固然大進，而天天的紅燒蹄膀大饅頭，身材也「魁梧奇偉」被優待到體重五百餘磅，以致後來隨時眼倦欲眠，吃着飯也打飽。

胡景翼自省城釋歸，回到三原，受到全軍上下的歡迎，總司令于右任仍任他爲全軍總指揮，他於祭井故總指揮勿幕後就職。惟劃界停戰後，軍事上殊少進展。到了十年七月，吳佩孚派閻相文率軍入陝，陝西局勢又演變爲多事之秋。七月七日陳樹藩臨潼兵敗，原想向西路撤退，無奈「牆倒衆人推」，這正是各路靖國軍打落水狗的機會。王陸一錢註于右任詩，在「中秋夜登城樓」一詩後面，說到這段經過的實況：

「至是、直軍閻相文馮玉祥等部入關，陳樹藩戰敗離省，靖國軍蹙之於西路，遂退漢中，靖國軍將領，因爭俘獲，交託於醴泉、興平、咸陽間，全局沸然。直軍多方煽誘，將領有願受編制者，總指揮胡景翼謀假途有所爲，主受編殊亟。」

王文中所說的：「靖國軍蹙之於西路」，是靖國軍各路在咸陽、興平、武功各縣，沿途截擊，陳部潰散，潰卒爲靖國軍收編，爲了收容陳軍的潰卒、和掠奪械彈輜重，靖國軍各路之間也起了內訌。

接着就是閻相文、馮玉祥執行吳佩孚的命令，軟硬兼施來瓦解靖國軍，軟的是誘惑改編，硬的是威脅進攻。而這個時候的胡景翼，是「主受編殊亟」的一個人。

由於靖國軍第四路是胡景翼的基本部隊，也是靖國軍的主力，胡景翼主張受編，第四路自然跟着他走，這樣一來，就註定了靖國軍解體的命運。

各路將領意志動搖

當時靖國軍各路將領中，意志動搖，願意接受改編的，不止胡景翼一個人，最先接受改編的，是原先的第一路郭堅。

郭堅於民國七年下半年到八年春，北軍入陝助陳時，守的是鳳翔、岐山、乾縣一線。八年三月十日岐山爲奉軍許蘭洲部攻陷，鳳翔成了孤城，奉軍繼之圍攻鳳翔，郭堅以力蹙投降、依附奉軍，九年四月奉軍撤防出（潼）關北返，郭堅仍駐鳳翔岐山，十年春，陳樹藩爲了統一省垣西路，曾派兵去攻打鳳翔，郭堅運用了壯，配合將士守城，陳軍不斷增兵添將，幾個月也沒有把城攻下來。到了直軍入關，陳樹藩更對鳳翔饒而不捨的攻擊，他想攻下鳳翔，必要時爲自己留下一個後退的據點。鳳翔尚未攻下，閻治堂、馮玉祥的

部隊已兵抵臨潼。一場大戰，陳樹藩敗走陝南，閻相文入西安就任督軍，誘騙靖國軍受編。郭堅自依附奉軍許蘭洲部之後，早已與三原靖國軍總部不通音問，於是他首先響應，接受改編，閻相文電陳吳佩孚，說他有牽制陳樹藩之功，奉准收編郭部為暫編陝西第二十七師，委郭堅為師長。

郭堅所部一向軍紀不佳，他本人亦私德不修。于右任亦嘗有「兵每失律、尤致民瘁」之語。受編之後，告發郭堅的書狀多起遞進督軍衙門，閻相文很想處置郭堅、以安閭里，但又怕處置不當，貽留後患。這時他電召馮玉祥到署計議，馮玉祥獻計說不妨以開會為名，賺郭到西安予以制裁。閻相文乃給密令，由馮處理。

為時不久，郭堅奉到西安督署的命令，說是要召開高級將領會議，各師長須親自出席，郭堅不疑有他，屆期前往。

這時馮玉祥的十一師駐紮咸陽，師司令部設在咸陽城內，八月十二日郭堅到達咸陽，馮優為招待，次晨相偕赴西安，當晚馮在西關陸軍測量局為郭設宴洗塵，陪客有劉鎮華、吳新田諸人，郭看到約客單，寫了「敬陪」二字，屆時帶了二十名衛士應約赴宴。

馮玉祥在測量局內早作了佈置，候郭到達時，馮即迎郭進入小客廳聽茶，兩人繞桌喧幾句，不想外面呼呼的響起槍聲。原來郭堅帶的衛士中，有人看到甬道裏埋伏有武裝士兵，這人想衝進客廳通知郭堅，馮的衛兵立即趕過去阻擋，雙方拔槍相向，幹了起來。

郭堅聽到槍聲，情知不妙，嘴裏說「外邊是

幹哈」，轉身便想奪門而出，馮玉祥見事急，喝聲「那裏走」，一躍而前，以手自背後抓住郭的兩臂，並施出他平日所練的武術，以膝抵郭腰，將郭屈倒在地。這時外面埋伏的士兵早將郭的衛士繳了械，手槍隊也擁入客廳，將郭細縛置於庭中。

馮玉祥隨即當庭宣佈閻督密令，聲稱：「郭堅禍國殃民，奉命執行死刑。」話聲未完，旁邊的槍兵手起槍出，郭堅命斃彈下。

郭堅死後十日，陝督閻相文應付不了陝西十多萬軍隊紛至沓來的餉文電，於民國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夜，吞服鴉片自殺。留有遺書謂：「我本願救國救民，恐不能統一陝局，無顏對三秦父老。」

八月二十四日馮玉祥由陝西趕到西安，與閻治堂、吳新田等會商善後，二十五日北京政府來電，任命馮玉祥為陝西督軍。

靖國軍隊面臨瓦解

靖國軍當初起義，雖說是以「護法」及與南方政府相呼應為號召，但各路將領的首要目的則為驅逐陳樹藩。數年血戰，艱苦撐持，以一隅之地，抗六省之兵，中經凶歲，軍民並困，都是以陳樹藩為作戰的目標。如今陳樹藩敗走，作戰對象消失，直軍入關，聲勢浩大，吳佩孚的部隊訓練有素，馮玉祥又有能兵之名。到馮玉祥接任陝督，對付靖國軍，威脅利誘，雙管齊下。這時靖國軍多數將領，鬪志消沉，他們知道，接受改編，有官可做，有糧餉補給，不接受改編，作起戰

來，無異以卵擊石，所以眾將領多欲接受改編，保存實力，以圖後舉。

但在于右任來說，他當日對孫總理的允諾，誓師討逆的初衷，由耿直、張義安，到井勿幕、董振五，及無數同志士卒犧牲之壯烈，人民遭受之苦難，乃竟有如此結果，怎不使他悲憤憤憤，義憤填膺？

但悲慟也罷，義憤也罷，無奈形勢比人強，他進退維谷，繞室徬徨，中秋之夕，夜登城樓，吟出了下面的詩句：

夜靜雲開月已斜，城樓倚杖聽殘笳。
關河歷亂無歸路，兒女團圓有幾家。
濁酒因風剛故鬼，戰場如雪放蕎花。
可憐垂老逢佳節，淚洒戎衣惜鬢華。

民國十年，自中秋節到九月底——國曆的九月中到十月月底四十多天中，是靖國軍的存亡危急之秋，這時的靖國軍，郭堅已為馮玉祥槍殺，殘部留在鳳翔由李奪、麻振武等統率。二路樊鍾秀早已回軍河南，六路盧占魁隨着滇軍葉奎去了四川，只留下三、四、五路在渭北。

由於胡景翼的主張受編，第四路自然全部跟着他走。第三路曹世英、及支隊長王祥生亦相附和，惟楊虎城及石象儀兩支隊不願易幟。第五路高峻依違兩者之間，尚未表明態度。

這時馮玉祥促各路將領改編益急，信使往還，不絕於途。又派代表求見于右任，請于右任出任「陝西林墾督辦」，于右任斥其代表說：「我向來不走曲線」。

于右任不走曲線，反而成了接受改編的障礙

。當時靖國軍中，有人散發刊物，撰文倡「武降文不降」的言論，為受編將領掩飾。靖國軍總部、與第四路司令部同設在三原城內，第四路已決定接受改編，則總司令部無異陷入重圍之中。

困居校園賦詩言志

中秋節前，于右任退居西關他所創辦的民治小學校園中，民治校園與城堞相接，一危樓當城盡處，下臨清峪水，城外盡為農田。于右任處此艱危之境，如芒刺在背，每於傍晚，城樓獨坐，不覺夜深，他的「中秋夜登城樓」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寫出來的，故哀音咽結，不忍卒讀。

中秋過後五天——九月二十一日，胡景翼在三原召開「國民大會」。會中決議取消靖國軍名義，並推于右任為「陝西自治籌備會」會長。王陸一在箋註于右任詩時敘述開會的情形：

「……三原又開所謂國民大會，指揮署（胡景翼的全軍總指揮署）嚴兵脅迫，如臨大敵，由大會決議取消靖國軍，向從右任先生慷慨革命，誓天日，忠主義者，乃皆言識時務為俊傑矣！或出入總司令部，撫片語隻詞誇飾。賈聲氣者，亦皆反顏相傾陷，惟恐先生之有幸也！」

九月二十一日三原國民大會之後，十月十日胡景翼終接受改編，馮玉祥報准吳佩孚以胡為陝西陸軍第一師師長，岳維峻、田玉潔為旅長。這時胡景翼的部眾，有他基本部隊第四路，加上收編陳樹藩的潰軍，以及他路靖國軍併入的，共有兩萬餘人之多。

這時于右任困居在民治小學校園中，以靖國

軍三年多的艱困事實，託之於離騷草木，為詩諷詠，寫出了「民治校園記事詩」二十首，首句「祇餘民治園中路」，以當時實際情況來說，實在是無路可走，已至「窮途末路」矣！

這二十首詩極具史料價值，特摘錄九首如後

(一) 祇餘民治園中路，老病扶筇日幾臨。

客去偷閒眠樹下，愁來不語立花陰。

移栽龍爪無靈氣，敗退鷄冠有奮心。

為念歸耕歸不得，忘身桴鼓託哀吟。

(二) 矮屋真如小洞天，避人何事住花前。

年荒野雀侵家雀，風急紅蓮壓白蓮。

滿目山河餘戰壘，萬家歌哭又桑田。

城隅坐對斜陽晚，北雁南飛亦自憐。

(三) 天際浮雲自在飛，人間不含有重圍。

龍蛇互用藤纏長，燕雀交歡黍已肥。

鄉人為道尚香好，手種頭苗帶雨歸。

(四) 人生求足何時足，天道無常似有常。

老屋將傾基尚固，好花雖謝種猶香。

早知階下蕉難實，且看籬前菊見霜。

為問他年誰灌溉，自由嘉卉徧西方。

(五) 茫茫何地欲為家，計到勞耕日又斜。

一笠閒雲僧帽菊，三年零雨馬蹄花。

魂招南國歌哀郢，淚濕東陵學種瓜。

一臥西園驚歲晚，刺槐高處噪寒鴉。

(六) 一夕相驚已白頭，天荒地變見殘秋。

心如落葉飄難定，身似棲鴉繞幾周。

豈料奇花為敗醬，應憐異草亦含羞。

嗟余蓬轉無寧日，惹圃芝田何處求。

(七) 鐵箭花凋葉復長，世間真有返魂香。

難移大戟當關險，故採仙茅薦國場。

人亦勝天無利鈍，老而不死閱興亡。

長楊夜半風聲惡，猶是前年在戰場。

(八) 除草獨留狼尾草，無神私祭自由神。

東門上蔡思牽犬，西狩尼山歎獲麟。

此日婆娑因即果，當時剪綠假難真。

秋風忽灑興亡淚，滿目新人是舊人。

(九) 慷慨當年此誓師，回頭勝有斷腸詞。

三秦子弟多冤鬼，百戰河山倒義旗。

動地絃歌真畫荻，燒天兵火亦燃其。

難忘民治園中路，捲土重來未可知。

于右任離開靖國軍總部時，只有機要幕僚及衛士數十人相隨，一夕忽傳總指揮署將派兵進犯總部，解散總部人員，「一夕相驚已白頭」，即此時所作。

民治園詩中，另有一首「十月之交雨一犁」，于右任寫他當時的夢想，原詩是：

十月之交雨一犁，晉騰盤馬灞陵西，

東征大隊驅河洛，北伐偏師起晉齊，

盡殫渠魁消閭閻，廣傳文化到羣黎，

荒鷄四鳴天難曉，又夢鸞鳳枳棘棲。

此詩設境之奇，匪夷所思，而妙在五年之後

，一一應驗，民國十五年于右任赴蘇聯促馮玉祥

返國，組國民聯軍，五原誓師，解西安圍。十六

年大軍東征，直驅河洛，與北伐軍中原會師；閻晉繼應，山西出兵，幽燕底定，東北易幟，幾與此詩一一符合。

西巡三原逕奔武功

于右任在民治小學校園中住了月餘，終無善策挽回殘酷的現實情況。這時第三路曹世英尙駐高陵，十一月十六日于右任親赴高陵會晤曹世英，希望曹能持大義重振靖國軍。

于右任不是不知道事不可為，然而他並不以此而墮其革命精神，他要再接再勵與環境奮鬥，以保持革命黨人不屈不撓的志節，這實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

民國十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報紙曾刊載：「于右任在高陵召開會議，反抗直軍。」然而這次會議開的並不成功，曹世英不為所動，他不得不復返三原。

到三原，他過城門而不入，逕赴距城十里的東里半耕園住下來，這時他的身邊，除了機要幕僚人員外，只有隨行衛士數十人，常到半耕園去看他，和他談事的，只有老同志茹卓亭、李子逸、張景秋、王曙樓等數人。另外彭仲翔、韓望塵、楊子廉、惠有光等同志，因在外有任務，也間或一至。

這時楊虎城支隊屯兵武功、扶風之間，力請于總司令「西巡」，到他的駐地去。舊第一路餘部由李奪、麻振武分別統率，駐鳳翔、岐山，亦請于總司令西行，他們願受于總司令領導。原先守乾縣，後改為第七路的王珪、郭英夫，亦願追

隨。這時「西巡」之事雖未決定，但已在醞釀之中。

看看過了十一年元旦，西巡之事尙未成行，三原却傳來陝軍第一師——胡景翼部改編而成的靖國軍總部的消息。

靖國軍總部，與陝軍第一師師部，同設在三原城內，陝軍第一師早已傳出了要解散靖國軍總部的風聲，可憐這時的總部，門前冷落，行人稀少，昔日奔走於總部之門的人，如今繞道而行，不敢從門前經過。總部中除了一部分老兵外，只有參議王鳴臬：參謀余欽烈、秘書喬吉甫、余欽道、參軍王家曾、魏任，軍法官王澹崖等，猶守着總部，日夕辦公，不稍怯懈。入夜之後，總部大門外孤燈一盞，照着「中華民國軍政府陝西靖國軍總司令部」的大牌子，益顯淒涼。

元月十七日凌晨，西北風淒厲怒號，大雪紛飛，陝軍第一師突然出動，包圍了靖國軍總部，斷絕四面交通。這時總部中的官兵，有的赴市買菜，有的尚在盥洗，進犯的官兵衝進總部，將檔案文卷全部燒燬，並搜去了司令部的各類印信。這時軍法官王澹崖在總部，進犯的軍官向他索取軍法處的印信，他抗拒不繳出，被犯兵脫去衣服，置於庭院的大風雪中，王澹崖受辱、憤恚凍餓交加，當夕而卒。

王澹崖，是于右任的機要秘書，以後曾任中央黨部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山陝監察使王陸一的父親。

進犯總部的陝軍第一師官兵，燒燬了檔案文卷，搶劫了印信、驅散了總部的官兵，並揚言將

去包圍東里。消息傳到半耕園，東里警戒終宵，于右任與身邊幕僚連夜計議，決定到淳化的方里鎮去。方里鎮駐軍營長于鳴崗，是總部參議，同盟會老同志于鳴臬鶴九的弟弟，于鳴臬在軍中辦戰事日報，是靖國軍中有力的宣傳刊物，對軍事得失，及各將領的行動，尤據實批評不稍假借，凡所臧否，咸成社會定評，以是招人嫉忌，民國九年八月在三原東關總指揮署後遇難。事急，于右任決定到方里鎮于鳴崗營中。

元月十八日，于右任率幕僚衛士數十騎，黎明出動，冒風雪而行，日暮抵方里，入于鳴崗駐兵的堡壘，暫居一座土窖中。

于右任詩存中有：「一月十八日淳化道中」一詩，指的就是這日的行程：

冰雪犯征裝，征人出朔方，
艱難為大事，跋涉到窮鄉，
百劫存肝膽，高梧棲鳳凰，
通天臺在否，君莫問穹蒼。

方里是古雲陽地，有通天臺遺址，故詩中有「通天臺在否」之句。在方里渡過了十一年的農曆春節，這時西路的楊虎城、李奪、麻振武等一再請于總司令西行，于右任一行乃於二月下旬向武功、鳳翔進發。（未完待續）

訂閱「中外雜誌」及「時代文摘」請撥電話五三六一
五三一